



我生于1988年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土著。打小儿就特别热爱各种传统文艺表演，七八岁起就经常混迹于四九城各种老园子。

吴先生在澄书馆已经说了50多场的长篇评书《西游记》，此外，他还说过《梦盒说梦》系列短篇，包括了《三国志》隆中对的“家国天下梦”，《西游记》女儿国的“烟花脂粉梦”和《萤窗异草》的“三生梦”，以及去年因侯孝贤电影《刺客聂隐娘》而走红的故事《聂隐娘》。一年多来，“澄书馆”在荔枝FM官方电台的演出实况录音收听量已经超过140万次。

评书版“聂隐娘”，看不懂的或许能听懂

去年，电影《刺客聂隐娘》上映时，很多人对这则不到2000字的武侠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但全程106分钟，台词寥寥几句的电影，呈现了一个侯孝贤心目中的武侠世界，却成很多观众心中的“迷之故事”，根本不得要领。

据张添羽介绍，当决定要呈现评书版《聂隐娘》后，吴先生详查史籍，遍理典故后了解到，聂隐娘的故事诞生于唐昭宗时翰林学士袁郊所著的《甘泽谣》，之后多次见于武侠传奇小说，也曾由民间艺人以评书方式在坊间流传。他们还发现，上一次有人说聂隐娘的故事，还是在宋朝。评书版《聂隐娘》的最后痕迹现于宋人所作《醉翁谈录》，其内容早已佚失，唯剩“西山聂隐娘”这五个字的标题。

吴先生此番将《聂隐娘》故事精心锤炼，重新搬上评书舞台，仍以《聂隐娘》原著为主线，在故事上并没有做大改动，没加人物，没加支线，没编故事，主要都是加了些冷知识和干货，这就是评书的“评”。张添羽说，这样的编排似乎不符合电影叙事的逻辑，但是在评书中完全行得通。澄书馆的评书版《聂隐娘》分上下两回，每回两段进行演出，每段一小时，给足了吴先生放送背景和干货的时间。

“吴先生有别于传统的地方，就是他特别传统。”张添羽说，其实吴先生是把评书更精细化了，“一般的说书人可能就是那个扇子、手绢就完了，而吴先生会准备很多道具。比如说《聂隐娘》的时候他就拿着拂尘，在《西游记》说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时候，就拿出个葫芦来；又比如，他会用金属如意当猪八戒的钉耙来比划演绎。”表演评书不一定要光拿扇子，如果可能的话，适当使用一些直观而又点到为止的道具，观众也会觉得新鲜，活分，一切都取决于演员的格局和修养，不需刻板照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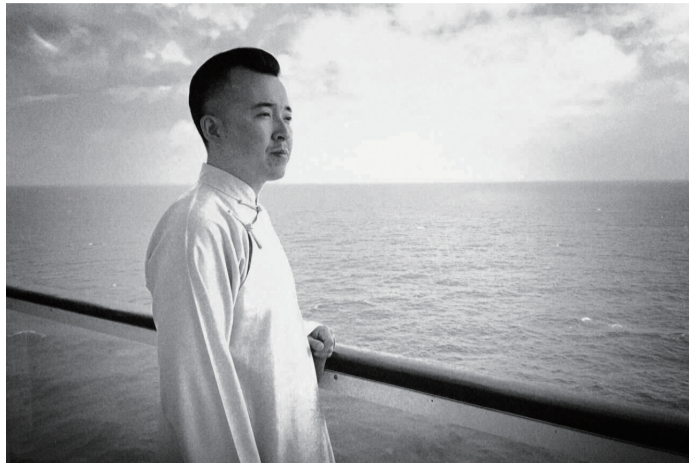
澄书馆的演出频率基本是安排在每周日一场。期间，也常会根据吴先生闭关的时间作调整，“吴先生要是一直说也会累，他会自己调整节奏，比如去五台山闭关，从哲学方向研究一些佛学和佛经，等吃透了就放到自己的书里，再酝酿个新戏出来。”张添羽和吴荻皆不靠澄书馆为生，张添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，仅从兴趣出发就可以保证质量，不必急功近利。“吴先生也没有出场费，完全是资源投入，我们所有挣到的钱，从自己手里过，但不留，都花在这件事上。我们会发展相关的文化产品、传统风格市集等，也可以把这儿的资源装进我别的项目里，串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链条。”

因此，张添羽还特别策划了《聂隐娘》的跨界项目。联合了设计师张弥迪、青年神经画家陈花现等多位擅长将传统意趣融于当代创作的高手，跨界设计了一套《聂隐娘》评书出版物。其中包括吴荻《聂隐娘》实况录音CD，囊括了《聂隐娘》相关的各种时代背景和历史人文的知识手册，以及根据评书情节所绘制的插画册页。他们还将进行作品联合创作、艺术作品展览、联名出版物发行等持续性艺术活动。

张添羽并不想夸张自己在评书上做的事，他说自己在评书这一块没有多深的目的，自己也不会说书，“我一直在做和文创产业相关的事，澄书馆只是通过评书被大家了解了，但这只是在我所做的事情中，代表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。”

最近，张添羽又跟“十三月”民谣厂牌进行新的传统文化跨界合作，这次他跨入的是“戏剧界”，等于说他又给自己开了一条路。“文创产业没有太细分，都是相通的。”澄书馆接下来准备演《牡丹亭》，而他的新戏剧厂牌“太优戏社”接下来也准备做《牡丹亭》，“这样一来就连上了，到时候还能请吴先生担一个文学顾问。”

张添羽形容自己就像是在收集“宠物小精灵”，用一个个球把它们都收进自己的口袋里，“这个成就感其实特别好，比为什么什么奋斗终生要好，比你专注一个片面的收获要多得多。”这和很多人“做专”的思路不一样。他说，一件小事，能得到认可，感恩戴德。■



对话 Q&A

把知识转起来，形成关系的闭环

Q=生活周刊 A=张添羽

Q:做澄书馆的初衷是什么?

A:最近很多人开始关注澄书馆，都觉得“不错，很新鲜，看到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”等等。我做这件事，包括吴荻老师陪我做这件事，好像就是一个动力，“瞧瞧自己”。就像他在《聂隐娘》评书里说的，“剑”，和“鉴”，磨镜少年天天在聂隐娘身边，一把宝“剑”，一面宝“鉴”（鉴就是镜子）。古代的镜子要定期磨才能看见自己，现在的我们每天都在自拍，发出来的照片，也时常不是自己的样子。

Q:受众都是年轻人，他们目前对评书的接受度高吗?

A:澄书馆平时的上座率一般都在半数以上，目前已经发展了二三十人的固定观众。记得有一次下大雪，那天我都不想去了，结果还是去了十几个观众，全是铁粉，让他们直接就坐到舞台上听了，吴先生身后就是一落地玻璃，大家一边看着窗外的大片雪花，一边听书，一边喝茶，整个氛围很好。有的人即便不来还给了票钱，说是表示支持。

Q:你说吴先生的书里干货很多，经常能受到启发，能举个例子吗?

A:经常能从吴先生的书里学到新东西，最近就学到了一个词叫“转益多师”，出自杜甫的诗句“别裁伪体亲风雅，转益多师是汝师”。当时听到特别有感觉，我理解的意思是，把优秀的可以学的知识转起来，形成与你关系的闭环。

Q:你说，将文创串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链条，那你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?

A:我是一个挺固执的人，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其实挺难的，一定要放弃所有会控制你时间的一切干扰因素。我是田壮壮导演带的最后一批本科毕业生，可以说是“关门弟子”。毕业的时候，田导得知我要进北京电视台，告诉我别待上三年，不然就“废”了。而是要好好想想自己究竟想干什么？所以，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自己是自私的，能不干活就不干活，能不上班就不上班，尽量自己掌控时间。

我也想传播一个生活方式，就是每个人都要去找到自己的“正位”。这个词是看NBA比赛的时候学来的，意思就是，你在进攻和防守的时候，把自己的正位给对方是不吃亏的。所以说，要搞清楚你是干吗的？你的立足点在哪儿？你是什么属性的人？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思考这件事上，我觉得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有用。